



荷西的姐姐卡门(右)和妹妹伊斯帖(左)打卡三毛特展。

朱建军供图

三毛特展上的一个“打卡点”。

记者 高心同 摄

观众拍摄三毛故事中的骆驼头骨及黄沙。

记者 高心同 摄

“每想你一次,天上飘落一粒沙,从此形成了撒哈拉。”三毛《撒哈拉的故事》广为读者熟知,以至于提起撒哈拉,人们脑海中便自然浮现出她在大漠中的洒脱身影。她留下的“这粒沙”,正激起之江大地的文化涟漪。第五届三毛散文奖文学周核心活动“心海之歌——三毛文学手稿特展”(以下简称“三毛特展”)正在浙江文学馆亮相,特展上随处可见“撒哈拉元素”。

近日,展出迎来了两位特别的西班牙访客——三毛丈夫荷西的姐姐卡门与妹妹伊斯帖,她们不远万里奔赴浙江观展,只为一睹三毛与荷西的往昔印记,并在展区场景“撒哈拉小屋”中的信箱里留言,表达对三毛与荷西的深切思念。

三毛,这位性情洒脱、浪迹天涯的“侠女”,她的作品不仅在华语世界广泛流传,也在遥远的西班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一场展览的背后,藏着哪些三毛故事?西班牙来客不远万里打卡,又牵系着何种情愫?几十年前的诗意为浪漫,当下还能引发年轻人的共鸣吗?

亲爱的三毛,你好

“亲爱的三毛,你好。”

时隔30余年,这句常出现在三毛散文集《亲爱的三毛》里读者来信的开头,又出现在三毛特展的留言区中。

来到这里,好似缓缓启封,读一封三毛为世界留下的情书。这正是很多人的心愿所在。
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,流浪远方,流浪……”伴着一曲三毛作词的《橄榄树》,观众在70多页原版手稿以及三毛其他遗物前安静驻足,不时拿起手机拍照。

“我活一世比常人活十世还多。”“天下万物的来和去,都有他的时间”……见字如晤,那些笔迹、字句,让她率性、热烈的声音如从滚滚红尘中来,又散进大漠黄烟里。

三毛的手迹,她的照片、护照、驾照、银行存折,阿雅小城的手绘地图,她起名为“小猪”的牛皮手提包,她称之为“第一个奴隶”的羊皮鼓……展览一角,陈列着大大小小的“三毛物样”,仿佛她的行李箱跨越时空敞开着,而她又开启了一场远行。

现场颇引人瞩目的,是展厅中央的一副骆驼头骨和一瓶黄沙。

熟悉三毛的读者朋友都知道,骆驼头骨是荷西淘了大半个沙漠,送给三毛的结婚礼物。它还是书中那个让三毛兴奋的模样:“惨白的骨头很完整地合在一起,一大排牙齿正龇牙咧嘴地对着我,眼睛是两个大黑洞。”那个三毛与荷西成婚的午后也在眼前鲜活:三毛掐了把香菜别在草帽上,“漫漫的黄沙,无边而庞大的天空”,在这样的背景中,一对眷侣行进沙漠。

“我坐了近2个小时地铁,第3次来看这个展,只为奔赴一场青春的约会。”观众王瑾放下展馆的三毛故事朗读装置告诉记者,自己喜爱了35年的这位作家,更像一位老友。一篇篇手稿、一件件物样,勾起了她年少时的记忆,比如,17岁在《港台文学选刊》中首次读到《万水千山走遍》的选段;1991年那个夜晚大雪纷飞,收到三毛离世消息的她伏在晚自习的课桌上,把眼泪流进臂弯。三毛走后,王瑾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散文,特地去沙漠旅游。而多年以后的此刻,在展馆凝视着三毛照片的她,眼底仍荡漾着温柔:“面向世界的这扇窗户,最初正是三毛为我打开的。”



三毛与荷西
浙江文学馆供图



三毛特展一角。

记者 高心同 摄



4月20日,第五届“三毛散文奖”在舟山定海颁奖。图为获奖作者参观三毛祖居。通讯员 姚峰 摄

撒哈拉的沙粒,化作浙里星辰

三毛生于巴渝山城,长于宝岛台湾,一生漂泊,足迹遍布万水千山。为何会在浙江这片土地上举办三毛特展?

因为她的根,在“浙”里。

浙江舟山,定海区小沙街道,这是陈懋平(三毛本名)的故土。1989年,她坐着轮渡抵达这片祖辈生活过的土地,擦着眼泪记下重逢的时刻:“1989年4月20号6点差7分”。拥乡亲、讲乡音,碰杯、流泪、欢笑,她用舟山的水洗去风尘,看祖辈生活的地方,和血脉深处的“小沙女”初次相遇。

杭州,也是三毛的故地。她曾来过杭州两次,第一次是1989年4月访问浙江美术学院。第二次是1990年,曾在花家山宾馆入住。

“虽然素未谋面,但我和三毛缘分不浅。我的相册中有一张照片,童年的我站在南山路上。照片背后标着1989年,那年我3岁。那一年,三毛也在南山路上。后来,我研究了三毛传记,得知杭州是三毛最喜欢的城市之一。”在三毛特展上,记者偶遇了前来逛展的《三毛·人间倦客》的作者竹雪芹(笔名)。彼时,她正站在三毛散文《说说说》的手稿边,为读者签售自己的新书《谁入钱塘棹雪来》。

浙江文学馆展陈外联部潘昕媛介绍,本次特展以“人生行迹·文学创作·歌曲影视·故乡情缘”四大篇章为脉络,着重凸显三毛

的文学造诣与浙江渊源,全景式展现她丰盈深邃的传奇人生与文学世界。这是浙江文学馆开馆以来首个女性作家专题展,将持续至6月。

“这是三毛的相关展品首次走出舟山博物馆,也是三毛文学周成功举办五届之后,首次走出舟山,来杭州续写篇章。”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告诉记者,未来,三毛散文奖的标志将永久陈列于浙江文学馆,这座承载着三毛文学记忆的展馆,也将继续讲述她的故事。

在特展现场,记者还碰到了三毛散文奖的获奖者。

“能凭《北京烟树》获得第五届‘三毛散文奖·新锐奖’,我深感荣幸。”青年作家侯磊表示,手捧浙江三大文学奖之一的三毛散文奖奖杯,这份殊荣既是对散文传统致敬,也是对自己多年文学创作的肯定。

前不久,和许多受邀嘉宾一样,侯磊专程赶往三毛故乡舟山定海,走进小沙三毛文化村,在三毛祖居看一看,转一转。在这座四合院里,大家驻足观看《三毛寻根记》返乡纪录片。最后,众人在三毛文化公园种下橄榄树,将挂牌刻着自己名字的树一一栽下,期许多年后重访,共赏这片承载文学情谊的纪念之林。

“这也是三毛的魅力所在,只需一个名字,就能引来天南地北的人。”竹雪芹感慨道。

“三毛是带我去远方的人,今天我带远方的人来寻她的影子”

“有幸认识了三毛,她为我们一代人打开了世界之窗。”这是记者采访时,很多人共同的心声。三毛特展还有两位特别的远客——荷西的姐姐卡门和妹妹伊斯帖。

“两年前,三毛读书会另一位发起人赴西班牙拜访荷西亲属时,得知他们怀着到三毛故土看看的夙愿。今年4月,我陪卡门姐妹循着三毛的江南足迹,走过上海、杭州、乌镇、苏州与南京。”三毛读书会联合创始人朱建军告诉记者,他们原计划4月23日上海活动后前往重庆探访三毛出生地,却因76岁的卡门突发身体不适,临时调整路线。

途中,他们聊起荷西赠予三毛的骆驼头骨,姐妹俩遗憾从未亲睹实物。朱建军当即调转方向,带她们奔赴杭州,直奔浙江文学馆。抵达时已近黄昏,众人沉浸于文学馆的手稿与旧照间,直至馆里灯光渐次熄灭。

当荷西的姐妹在展柜前见到骆驼头骨时,她们停下了脚步:“这是真的吗?”得到肯定答复后,伊斯帖隔着展柜玻璃认真端详起来,小声呢喃道:“是哥哥送给三毛的礼物啊。”随即,伊斯帖将手机递给朱建军:“请替我们和它留一张影吧。”镜头里,撒哈拉的沙与江南美景,远渡重洋的思念与尘封的昨天,在时空的裂隙中悄然相逢。

其实,对朱建军来说,那些三毛的展品,早已是“老朋友”。他如数家珍:

那具骆驼头骨常年珍藏于舟山博物馆,朱建军已两次从嘉兴驱车来杭观展,只为一睹这件承载撒哈拉记忆的展品;展柜里“浮生如梦”的题字,墨痕犹染江南烟雨,而它恰是三毛在苏州提笔之作,完整的原文为“浮生如梦,人生如戏”。他说,这是三毛人生的注脚……

“追三毛”这个习惯,朱建军已延续多年。2017年,他循着三毛的文字脉络,跨

越山海,从摩洛哥的苍茫戈壁,到撒哈拉的阿雅小镇,再至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蔚蓝海岸,一步一个脚印复刻着心中偶像的足迹。

为什么这么做?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,他沉默了一会儿,并没有直接回答。再开口,他只是继续述说着一些和三毛相关的人与事。

“还记得三毛书里写的星宏吗?那个小学得了脆骨症、只能躺着的孩子,三毛认他当干弟弟,给他寄信、买轮椅……”

前年新年,朱建军委托三毛读书会的一个朋友去看望星宏,临走时往他兜里塞了个红包。他又提到另一个三毛读者——广西姑娘赖敏。她患了罕见的“企鹅病”,和丈夫丁一舟带着一只狗,开着一辆车,从柳州到拉萨,一路环游4000多公里。后来,朱建军特意飞了趟四川理塘,在高原小城的阳光里,和赖敏并坐谈心,给她送上祝福。

或许,他在延续三毛的某种气息。又或者,他心中早已不需要原因。

“曾经,我是一个县城少年,目光所及只有家乡的草木砖瓦。是那个在大学图书馆的一个下午,我翻开《撒哈拉的故事》,才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广阔。三毛是带我去远方的人,今天,我带着远方的人来浙江寻她的影子啦。”朱建军说。

远方,还激荡着三毛的回响。

在第五届三毛散文奖颁奖晚会上,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华侨、加那利中国文化促进会会长韩彩云在台下听着颁奖词红了眼眶,感慨道:“三毛的文字能跨过山海,我们也要让她的奖走向西班牙。定海是三毛血脉的起点,三毛与荷西生活多年的加那利群岛是她的第二故乡。我们正在策划相关的文化活动,让两地牵起手来。”

流浪的三毛,跨越万水千山,回家吧。

➤ 观展印象

“三毛”成为一个意象,指向万水千山

浙江文学馆的“心海之歌——三毛文学手稿特展”最近迎来了两位特殊观众——三毛丈夫荷西的姐姐卡门与妹妹伊斯帖。

展览现场,她们驻足于展区场景“撒哈拉小屋”,对着弟弟荷西与三毛的结婚照片久久凝望,指尖轻抚过两位家人的明媚笑容,还在信箱里投递了对至亲的深切思念。以下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左雅副教授翻译的她们的留言:

“我从未想过能够远行至此,见证了你对我的喜爱。你和荷西永驻我们心间。”——卡门

“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来到中国,谈论并追寻你的足迹,唤起关于你和荷西的回忆。在荷西离世后,我多么希望能够继续见到你。”——伊斯帖

她们的话语饱含深情,让这场展览承载了更深厚的情感。

一同被取出信箱的,还有上百封观众手写的明信片。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,是不同年代、不同人群对三毛的深情告白——

“在我的高中时代,你的文字陪伴了无数个日夜。非常喜欢你的故事,你是救赎的天使,是自由的精灵,我愿意相信你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幸福!”

“你永远上天还好吗?一定有一颗星星是你化作的,守护着你爱的人与故乡。Echo,

永远想念你,永远爱你。”

“年轻的我们,读着三毛的文字怀揣着诗和远方的向往,而长大的你,是否如她一样,抵达了万水千山?”

“感谢你选择写下了这些事,我的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,你的文字让我读到了。你是素未谋面的天才朋友,让我意识到什么是自由。你永远给我力量。”

“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你一样,怀着真诚,万水千山走遍。安好!”

“今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年,我要换掉第一份工作了,虽然我还没有想好后面的路怎么走,但我觉得应该像你一样,勇敢去走,相信自会有更好的安排,也希望我今后的人生更加热烈、自由、真诚。”

……

在这里,“三毛”成为一个意象,指向撒哈拉,指向马德里,指向万水千山。

在这里,你可以跟随三毛的脚步,感受她的浪漫与洒脱;也可以在荷西家人的足迹中,触摸那段跨越国界的动人爱情。

“撒哈拉小屋”中的信箱,还在等待你写下自己的故事。

(浙江文学馆展陈外联部潘昕媛整理)

